

挂屯苑

刊头书法 吉卫平

■ 展翅飞扬(国画)
王际梁



档案春秋

黄道婆为何去海南？又为何回上海？（五）

□ 毕信仁

(接上期)

(二)黄道婆如何离开家乡去海南:从夫戍海南

宋代,海南隶属于广南西路,下有昌化军(宜伦)、万安军(万宁)、朱崖军(宁远,即今崖州)。“军”不是军队,是地方行政建置,宋朝地方大概可以分为路、府(州、军、监)、县三级。“军”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多设于军事要冲之地,是军事色彩浓厚、相当于八等之末的下等州;也有认为“地位较县为高”的县级行政

区划单位。

朱崖军于熙宁六年(1073年)设置。政和七年(1117)改名吉阳军,治所在宁远县(今三亚市西北崖城),辖境相当今海南三亚市、乐东县,属广南西路。元朝时,吉阳军属湖广行省海北海南道宣慰司。明洪武元年(1368)改为崖州。

1. 与前述的相关文献相契合“从夫”与“前闻黄四娘,后称宋五嫂”互相印证。黄道婆姓黄,前面已有张之象等明述。现华泾镇东湾村古称黄家渡,为黄姓世代聚居之地。元末明初郑真《寰东耕者传》称:(黄黼)“家于淞之东五十里乌泥泾”“(黄)浦之后曰黄家渡,自耕者上世居此,故其地皆号黄姓云。”龙华乡志记载,东湾村河塔庙渡口原称黄家渡。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《方輿汇编》也称:“黄家渡在乌

泥泾南。”诸君想到没有,黄道婆就是乌泥泾东湾村人。“前闻黄四娘,后称宋五嫂”是说:东湾村一个黄家行四的姑娘,嫁给了宋家行五的小子。

古代的海南,通常用于流放官员。从唐朝宰相李德裕,到北宋苏轼、赵鼎、童贯,直至南宋李纲、赵鼎、时希孟,海南一直是流放高级官员的困苦之所。明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》记载了余宽力争“兴国太后本生二字不宜削”而“系狱戍海南”,张世恩“父母谪戍海南”,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“家属亦戍海南”等。

因此“从夫戍海南”并不是好事,称为“沦落崖州”,并无不妥。若无此身份,黄道婆在崖州就是没有户籍的“流人”。王逢“道婆异流辈,不肯崖州老”,其实是说“黄道婆不是本地人,也不是没有身

份的流民,不肯在崖州老去。”

诸君想到没有?民间传说的第7个“黄道婆是到崖州府任职官员的家眷”,唯有这个传说与《松郡杂记》大致吻合。“从夫戍海南”也解答了胡道静先生《黄道婆的时代和遭遇探索》:黄道婆为什么到了海南岛而不是其他地方?

2. 与历史事实相吻合

作为当时中国最南端的行政区,宋廷之所以要“戍海南”,大概源于两点:其一,崖州属于黎、汉、回等多民族聚居地带,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,军事控扼成为维持地方稳定的手段。其二,崖州地处沿海,宋元时期已多次出现海盗登岸劫掠惨案,近海军事防御受到重视。尤其是宋室南迁以后,中国经济重心南移,外海航线越来越成熟,吉阳军地位越来越重要。(未完待续)

我写劳模……

□ 朱亚夫

不惜动用上海广播电台插播“寻人”通知。因此当时列入第一本《时代领跑者——上海劳模口述史》的采写名单。不想王林鹤早在1995年已逝世,其妻子也在前几年去世,他俩膝下无子女。后打听得收有养女,可谁知养女拒绝采访。这样第一本《时代领跑者——上海劳模口述史》王林鹤只能付之阙如。

《时代领跑者——上海劳模口述史(二)》启动于2019年4月,到6月我已完成了张善宝的采写任务,我看离截稿时间尚有几个月,于是我主动提出我去采写王林鹤。

我的提议,经市老记协上报后,市总工会同意了。采写工作

一启动,由于我的原工作单位与王林鹤是同一个公司:仪表工业局下的仪表公司,我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。王林鹤及其亲属虽然不在了,但他的同事、徒弟后来接班,成了书记、厂长、总工程师等,他们闻讯后,热情很高,纷纷回忆当年王林鹤的动人事迹,有的送来材料,有的提供照片,有的还网购了当年写王林鹤书籍。我也从网上、图书馆找到了当年毛主席宴请上海劳模的详细材料、巴金写王林鹤的文章等等,因此不上一月,采写任务就完成了。

我采写的三位上海劳模,有一个共同的特点:热爱本职工作,敏于革新创造;既是劳动模范,也是革新闯将。正是劳模的不平凡的事迹,又触发我新闻敏感性,每个劳模我除完成《时代领跑者》任务外,还生发开去,撰写了多篇文章,如劳模王林鹤,我除写了《勇攀科技高峰的闯将》外,还写了《罕见的电台广播“寻人通知”》《王林鹤晚年二三事》《创造发明要有科技敏感性》等,都在报刊上公开亮相。《罕见的电台广播“寻人通知”》是写毛泽东“寻找”劳模劳模王林鹤,不惜动用上海电台插播寻人通知的故事,刊发后,网上线下浏览量竟达百万之众。劳模张善宝,我除写了《我的“英雄”梦》外,还写了《中国“工匠”援外记》《九旬老劳模张善宝笑侃养生经》《中国工匠的“英雄”气概》等。黄宝妹写得更多了,除当年写了3篇外,2021年建党百年时,她荣获“七一勋章”后,全国有4家报刊约稿,我从不同的角度撰写,终于完成了任务。

“梧桐区”永远有着令人惊艳的故事,这里的动物与人和睦相处,谱写着都市家园的美妙乐章。

这是一个小小的花园,日日上演着趣味盎然的人和自然的“五禽戏”。

清晨,最早唤醒万物的是隐藏在繁茂枝叶里的珠颈斑鸠、白头翁、乌鸫、喜鹊、绣眼,它们那婉转悦耳的歌喉宛如清晨的钟声,打破黎明的寂静,报告着美好一天的来临;紧随而来的是挂在枝头六角鸟笼中黄鹂的应和,清脆悠扬,温婉柔和,但又有一种身处“囚笼”的哀怨;被唤醒起身的花园主人推开虚掩的窗户,揉揉惺忪的睡眼,嘟着嘴,吹起了清脆的口哨,嘹亮的哨声汇入到这场清晨的鸣唱中。人鸟相鸣,似琴瑟和谐,清新悠扬,从梧桐树叶中穿过,在都市上空缭绕。

梧桐树下的“五禽戏”

□ 钱克健

猫、狗是花园的常驻客,嬉戏是它们平日上演的拿手好戏。不知何时,一只波斯白猫不请自来,蜷缩在花园一隅,被好心花园主人收留,取名“咪咪”,从此生殖繁衍,俨然成了花园的“原住民”。它时而攀墙登瓦,窥视捕鸟,时而仰面朝天,享受阳光,时而两耳竖起,屏息凝神,似在思考“猫生大事”。此时,黄狗“璐璐”如若贸然闯入猫的世界,必然引发一场“猫狗大战”。

黄狗“璐璐”初来乍到,主人一花园租客。“璐璐”性情温顺,平日常在屋中,与主人相伴。偶尔出门遛弯,被狗绳牵住,唯唯诺诺,偶一脱离绳索,常蹦跳穿梭,速度极快。唯一见“咪

咪”,则畏首畏尾,犹疑惊恐,“猫狗大战”一触即发。结果常常是猫在后,狗在前,绕花园追逐,上演“猫追狗逃”的滑稽好戏。

夜晚降临,花园中则是另一番景象。硕大的鱼缸被白炽灯点亮,珍珠、鎏金、丹顶、龙睛游弋其中,红黄交织,窈窕的身姿映射到池壁,放大成斑驳陆离的游动倩影。它们无拘无束,在“自由世界”遨游。

夜深了,这是虫儿们的世界。春末夏初,叫蝈蝈在竹编笼子里鸣叫;夏日,知了在树间不知疲倦地歌唱;秋日,蟋蟀在草丛、石块间中跳来跳去,振翅发出声响,去寻找敢于前来搏击的对手。

梧桐树下的花园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奏唱着人与自然相亲相爱的和谐之音。